

不願破冰的手指

訪問王和平《色情白噪音 that's the hormones speaking》



文／陳柏煜
攝影／高穆凡

王和平
來自子宮、精蟲、卵，一聲高潮。虛無縹緲系，歌唱說話無力，惟空氣。靈魂跨境、逾境、不限。
畢業於國立東華大學華文所。承蒙山海包容，撿起我。吸食詩歌、小說，世間笑話度日。二〇一八年末發行首張概念專輯《About a Stalker 路人崇拜》，收錄親密的臥室獨白、咆哮，竊竊私語，謹向異常依戀過的線上路人致敬。
《色情白噪音 that's the hormones speaking》為自身第一本短篇小說集，獲二〇二一第三屆後山文學年度新人獎。
希望逗樂一些人、局部調戲你，興奮。

翻動《色情白噪音》時，我想起韓江的句子：「那女人曾經因為疼痛

照了全身X光。一副朦朧的骸骨站立在彷彿青灰色大海的X光片中。她驚覺到人的體內正由具備石頭特性的堅固物體支撐著。」王和平的人物總是在媒介間游移，渴望又拒斥被準確地定位：交友軟體的窗格、扮裝皇后的假髮、語言不通的異國、生命與死亡的販賣機。最初我們會以為小說家著眼的是性與肉體多汁的桃子，直到某一刻才驚覺，漫遊的路線都在環繞，尋找一個（不）存在的核。

改名換姓

王和平是創作用的名字。首先是為了音樂演出切換身分，希望有個響亮、筆畫少的名字。她將小時候的英文名Peace翻譯。（名片照了翻譯得到一張X光片。）她說：「我喜歡它視覺的平衡，多過字的意思。」

我們第一次見面是在花蓮。當時王

和平（不無叛逆地）在太平洋詩歌節朗讀她的小說。經過引言般的國語（註），倏忽切入粵語，彷彿飛機切入平流層，清晰無阻，我「聽懂了」她的小說清晰無阻。她的國語接近做演唱時煙霧的氣音比例，粵語則較扎實，我很享受毫無防備的比例改變，那切換點並不受限於書面的粵語漢字。

創作小說，她來回於兩種語言，思考要押國語還是廣東話的韻。「剛來台

灣時，」王和平說，「連用國語做三十分鐘的報告，都難以想像。」現在反而覺得舒服了：她喜歡用國語排列文字，因為不是最熟悉的語言，維持了剛好的距離感。那同時也是一種安全措施，可以避免情感上的扭捏害羞。好比為了暫時脫離改名換姓。

（註）指「北平現代音系」為標準音，現今台灣的通用語。文章隨王和平受訪時的習慣，以「國語」稱之。

廣東話與國語聲音特色之比較（王和平口述）

廣東話	國語
混雜、快	緩慢
比較多短音、比較沒有尾音	緩拍
有時是很吵的短音	句子拉得比較長
冷的	溫柔
說停就停	比較有餘韻
直接，比較帶有侵略性	比較多尾音
九聲	比較平
層次起起伏伏	適合填詞，容易貼上旋律





矛盾的體感

曾在柏林的餐館打工，剛畢業於花蓮的研究所，〈皇尚燈塔〉、〈金黃法拉〉中留下了異地生活的痕跡。或許由於長時間處於過客的狀態，王和平筆下的經驗有種矛盾的體感，疏離又鮮明，彷彿盯著血淋淋的生肉。

「我喜歡移動，移動使我的思考清醒，搭飛機、搭長途車，到了一個地方然後不動。就像楊牧的〈下一次假如你去舊金山〉：出門旅遊又把自己關在書房。在花蓮讀書時，我的活動很少超出校園範圍。」另一方面，王和平也意識到自己享受行動的限制。無論是困在移動的飛機與長途車，或單單依靠腳踏車在市區通勤，取消自己的選擇，就可以安心的創作讀書，做「內向的事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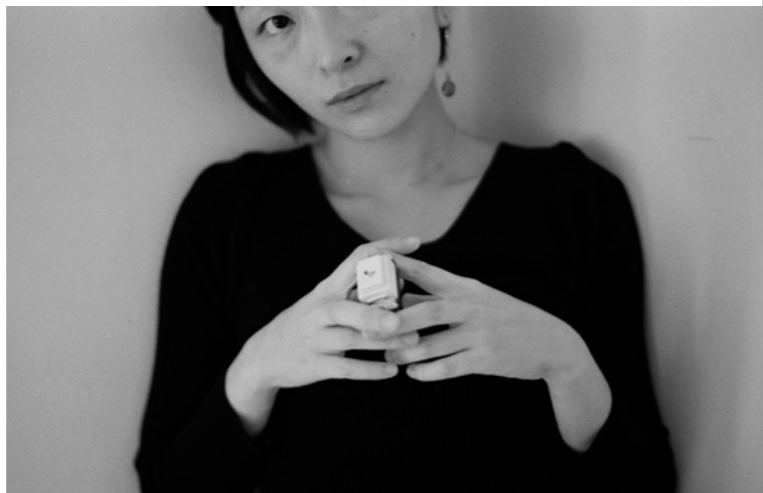
長時間待在有山有海的花蓮，王和平感覺自己愈來愈不像城市人。「聽一個香港人說自己不像城市人一定很奇怪。」她說，「我原本就是比較慢的人，人多的地方會感覺不自在，或許也

是因為如此，才一直想離開香港。」但在今天，政治才是回不回香港，第一個必須面對的問題。隨著脫離學生身分，居留資格即將到期，王和平感受到離境的壓力。

破冰遊戲

〈色情白噪音——那不是河、不是雨〉運用交友軟體，很奇特地将女同志情慾的遊牧與香港流亡者結合。訪問中王和平屢屢提及「香港情意結」一詞，她說：「有時我不禁會想，我在台灣接收到的好意與照顧，有多少是源於對方對香港的想像？」若再考慮性的需求、網路交友的情誼「隨時可能消失」，敘事者恆常陷入無以為家的不安全感。

可是，看見倚靠「兜售」自己身分討論生活的同胞，敘事者「先是震驚又妒忌」，但不願斷人財路；看見身著頭盔、防彈背心的人們，不曾出現加入的念頭，因為「太多太多我不想回憶的過往，並且我們都冷。」我問小說家，現



實中她是怎麼想的呢？

「小說不完全代表我。」她停頓。「香港人的冷和我自己的冷都是我都不想面對的……有時候會想說，是不是整個香港都要來一場破冰遊戲。」長長的沉默後，她說：「我也無法代表一個民族，也不願用一個城市定義自己。」接著悄悄切換頻道：「有時我在街頭聽見同樣的口音，心裡會錯愕一下。（為了

維持距離感）不一定會去相認。」暫時隱匿於陰影裡，不必做一個香港人。「回去香港就失去這種保護層了。」

沒有過去與未來，唯有現在——說的是同志的性，卻也暗合香港的政治命運。「所謂人類的繁衍，是不是就是前一對男女的結合，以及他們高潮的餘韻？一個接一個延續，他們是有過去與未來的。」王和平提問：「雖然這麼說很生殖主義，對於同志來說，性是什麼呢——難道只有當下？我們有餘韻嗎？」

沒有族譜的高潮。那不就是聲音演出，不就是音樂嗎？留聲機還沒有發明以前，過去的聲音幾乎難以成立。然後她說出心裡準備好的答案，也頗有宣言的味道：如果此刻我是一個酷兒，唯有作品是我的餘韻。

茂密的手指

朱天文的《荒人手記》中，主人翁在物質斑斕的荒原，抵抗病與衰的颶風，書寫是一種，若不是唯一一種，勉

強的救贖與支持。《色情白噪音》依然倚賴創作，但立基於新一代的荒原風景，那是數位時代的荒原，無限個分頁開啟的存在焦慮。「有時我對網路無所不在感到厭煩，因為它讓你永遠無法消失。」接著她將話反過來說：「網路不存在就彷彿你不存在，也讓人分心，感覺跟自己愈來愈遠。」

成為交友軟體上虛擬的臉被快速滑掉，或在現實中但求一餐溫飽，「關乎生存」的主題往往伴隨迫切、尖銳的音色。相較之下，性（欲）不是個顯題，像冷氣、冰箱恆常運轉產生的背景音，徘徊於生活的大小角落。王和平提醒我們：「如果特別留意，它們其實挺大聲的。」我喜歡那些性，轉化成線團、雜訊，尤其喜歡它們變成茂密的手指，塗鴉穿插頁面，它們是千手觀音的千種手勢，是「無法生孩子，我們勤剪指甲就可以」的暗號，是沒事打開門放照片的強迫症。

「色情是熱的還是冷的？活色生香



王和平《色情白噪音》，九歌



還是冷酷異境？」我問。

她模稜兩可。我將之理解為搭飛機、長途車：受困的移動。

顯性與隱性的音波

最後，是〈金黃法拉〉的句子：「我們不該低估這世界徘徊於背景的音頻作用。」「看不見的音波，已對我們生命構成關鍵影響。」

顯性的音波好比夏宇。王和平表示，喜歡夏宇但不把她當成偶像。「你愈喜歡一個東西就最好不要對它太認真。」好比張亦絢。她為我挑選《愛的不久時》的句子：「人為什麼要煩惱面對白紙呢？在人生中為什麼會有時間去面對白紙呢？這樣的時候不就是做什麼都好就是不要創作嗎？」兩位天南地北的奇女子都有好幽默感使她共鳴。

隱性的好比閱讀〈露天茶座〉時，我吃驚瞥見海明威的影子。一問方知，原來海明威是創作期間的手邊讀物。誰想得到他會與王和平配對呢，海明威！

「我好像總是質疑角色設定，背道而馳。」王和平說。「出專輯時，我幾乎沒有實體宣傳與演出，為什麼出書時我反而會做了表演呢？」

我們容易忽略的不只有白噪音，還有另一個事實：我們的身體即是一台隨時保持開機的錄音器。

「回溯自己的歷史，每個人都是混雜的吧！純種都是人工的吧！那是純種狗。所以對我來說，身分是混雜的，邊界是虛構的；是誰讓這條街和下條街有不同的名字？」

作者簡介

陳柏煜，一九九三年生，台北人，政大英文系畢業。曾獲林榮三新詩獎，以及道南文學獎現代散文、現代詩、短篇小說三類首獎。出版散文《弄泡泡的人》、詩集《mini me》。